

## 聊斋闲品

### 寻找自己的汪伦

陈鲁民

古往今来，大千世界，无论是王公贵族，还是普通百姓，人人都有一二知己、知音、挚友，他们互相帮衬，互相启发，情同手足，相得益彰，不少都被传为佳话。俞伯牙有钟子期，管仲有鲍叔牙，嵇康有山涛，李白有汪伦，白居易有元稹，柳宗元有刘禹锡，苏东坡有张怀民，鲁迅有瞿秋白，王国维有陈寅恪，冰心有巴金……

这其中，我最感兴趣的是汪伦与李白的交往。汪伦曾任安徽泾县县令，是个热爱文化的官员，且为人豪爽好客，一向喜欢和文化人交集，或曰“附庸风雅”，反正是个好事。他是同时代诗坛“大咖”李白的“超级粉丝”，辞官隐居桃花潭后，为邀李白来访，特地修书一封：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？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

李白素来爱交朋友，又喜欢饮酒，便欣然前往。到地方后，方知是汪伦善意的“骗局”：十里桃花：指城外十里处名为“桃花潭”的水潭。万家酒店：指潭边一家店主姓“万”的小酒馆。李白是个敞亮人，得知真相后大笑，非但不恼，反被汪伦的真诚与机智打动，两人把酒言欢、朝夕相伴，一起游山玩水，登高望远，结下深厚情谊。

李白离去时，汪伦携乡民在岸边踏歌（边唱歌边跺脚打节拍）热情为他送行，并赠以厚礼。李白深受感动，在船上即兴写下这首千古绝唱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诗用比兴手法，将深千尺的潭水与友情对比，成为歌颂真挚友情的经典代表作。

李白与汪伦的这次“特别行动”，虽规模不大，花费不多，但却动静不小，影响颇大，实现了文化史上难得的“双赢”：李白有名篇留史千古，成为他所有诗歌里知名度较高的一首；汪伦成名士为世人所知，本来以他的成就与资质是很难出名传世的；安徽泾县桃花潭成了象征知己情谊的文化地标，引来无数游客凭吊；后世读者有名诗可学可诵可赏，因其朗朗上口，通俗易懂，儿童启蒙学语，不少都以这首诗为首选。

联想起来，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诗、名文的问世，都是因缘际会，需要一定缘分的，或因人因事因物因景而催生。杜甫因风雨交加，茅屋漏雨，而有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问世；白居易因目睹卖炭老人艰辛遭遇，心生怜悯，而有《卖炭翁》诞生；王勃因遇到阎都督的好酒好菜，而有《滕王阁序》惊艳天下；范仲淹因老友滕子京殷勤相求，而有《岳阳楼记》风靡至今；苏东坡因沙湖道中遇雨，从容徐行，而有《定风波》流传……

旧时论者大都认为，是普通人汪伦沾了名人李白的名，其实，李白何尝没有沾汪伦的名？可以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没有汪伦的热情好客，江边相送，载歌载舞，就不可能有李白的这首名诗的出现。

毋庸置疑，每个想有所作为的文化人，都渴望能遇到汪伦这样的挚友，寻找属于自己的汪伦，以激发自己的潜能，写出自己的传世名篇。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要有点运气才能心想事成。最稳妥可行的办法是，你先下功夫把才华备足，学问做大，名气打响，形象树正，然后就以平常心度日做事，写诗为文。或许有一天，无意之中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蓦然回首，你心心念念的汪伦或许正在“灯火阑珊处”。然后就顺理成章地与他一起畅饮美酒，谈诗论文，激发灵感，切磋琢磨，催发自己的名篇问世。

是故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“先生好游乎？先生好饮乎”的邀约，千万可别推辞，谁知他是不是你的汪伦。

## 诗路放歌

### 给未来写信(外三首)

涂彪

我给美好未来写封信  
有许多祝愿的词语 告诉你  
我总有一天  
会到达她居住的地方  
到那时  
我会捧上一束鲜花献给她  
因为是她引导我前进的步履

### 照亮所有地方

我把目光伸得很远  
我要采撷天上的太阳  
我的心里  
不是有灰暗的地方吗  
我要把太阳摘下  
放在心空  
照亮所有地方  
一切变得明亮

### 嚼一嚼

爷爷盛开的记忆  
结满红色的果实

我摘一枚  
嚼一嚼  
真香真甜  
还有酸酸的味道

### 跑着开放

春游 我和爸爸妈妈  
坐在石头上小憩  
看溪水从山上流出

浪花盛开 洁白  
它跑着开放  
不像桃花  
静静地站在树上

我想变成浪花  
跑着开放

## 史海钩沉

偃师和巩义是洛阳盆地东部毗邻而居的两个区、市，分属洛阳市和郑州市。

北边，邙山从洛阳经偃师迤迤至巩义河洛交汇处。南边，洛阳万安山绵延而东，和巩义的嵩山首尾相连。在北南二山呈弧形围拢的椭圆内，伊河与洛河合力荡出一片狭长的冲积平原，而后夺黑石关而出，于巩义市河洛镇神北村汇入黄河。

唐初，韦应物出为滁州刺史，走的就是这条从洛阳经偃师到巩义（巩义旧称）入黄河的水路。“夹水苍山路向东，东南山豁大河通。寒树微依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。孤村几岁临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风……”这首题为《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》的诗，很好地再现了伊洛河下游的地理风貌和自然风光。

民谣曰：“打开黑石关，露出夹河滩。”黑石关乃洛阳盆地东部边缘关隘，嵩邙二山在此合拢。夹河滩（两河相夹之意）在偃师，伊洛河于此交汇。若非当年大禹凿开黑石关，上游百里水草丰美的伊洛河平原便依旧是烟波浩渺一片汪洋。

偃师、巩义，历史上分分合合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，定都于汴梁（开封），皇陵却在巩义，而祭陵奉先的会圣宫则设在偃师。宋真宗景德四年，朝廷划偃师、巩县、登封各一部分设置永安县，隶属河南府，治所在洛阳。

河洛交汇处俗称“洛汭”，传说伏羲一画开天之地，被洛阳学者称为河洛文化的原点。由此上溯至整个洛阳盆地，这就是狭义的河洛地区。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，和以郑州为中

# 明月何曾是两乡

遯玉克

心的中原文化，内涵上多有重叠涵盖。

山水相连的地理，盘根错节的历史，一脉相承的文化，水乳交融的民俗等，造就了偃师和巩义唇齿相依的兄弟情谊。

只是，也有拌嘴的时候。

1300年前，巩义笔架山的窑洞里诞生了一位名高千古的“诗圣”，但这位诗人却在偃师首阳山下的杜楼一住13年，最终，即殁于湖南洞庭湖的一只小船，也被其孙不远千里迁葬杜楼，与其先祖西晋征西大将军杜预为伴。生在瑶湾，杜甫是巩义无上的荣耀和骄傲；终葬杜楼，子美乃偃师莫大的慰藉。

“洛水潺潺映晚红，片帆犹袅棹轻风。数声僧磬远山外，一曲渔歌夹岸中……”（艾元复《杨村晚渡》）。东汉末年，这条旖旎迷人的洛水为后世留下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。

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”“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。”洛神不只是多情曹植的销魂情人，也是偃师、巩义乃至洛阳、郑州的倾心最爱。

当年，“税驾乎衡皋，秣秣乎芝田，容与乎阳林，流眄乎洛川”的河浦在哪里？“抗罗袂以掩涕兮，泪流襟之浪浪”的相会在哪里？“悼良会之永绝兮，哀一逝而异乡”的凄别在哪里？“浮长川而忘返，思绵绵而增慕”的不眠之地又在哪里？

偃师考证，从《洛神赋》原文“背伊阙，越轘辕，经通谷，陵景山”的行程顺序来看，曹植是绕道南行的。何以如此？《赠白马王彪》序说得明白：“后有司以二王归藩，道路异宿止。”目的是消除曹丕的猜忌。到“日既西倾，车息马

烦”之时，也只能到达景山北边的洛水，才有了暮色中的人神相会。

巩义更是言之凿凿，认定就在芝田的伊洛河段。理由是：《洛神赋》中有“睹一丽人，于岩之畔”之句。洛水在洛阳盆地汤汤而东，两岸皆为平川，只有到了芝田镇益家窝村才进入山地，故这个“岩”字，点出了曹植看见洛神的地。再者，回郭镇刘村北滩有座洛神庙，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的庙会，至今沿袭着祭祀洛神娘神的习俗。

偃师发行了《洛神赋图》特种邮票，郑州则倾力打造出大型歌舞剧《水月洛神》，各个志在必得。

龙门石窟，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前一年（公元493年）开始开凿的，巩义石窟寺则晚了14年。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已成为龙门石窟乃至千年帝都的经典名片，妙的是巩义石窟寺也有个结构相似的小佛龛，据称是伊阙卢舍那大佛的原型。奉先寺与石窟寺的艺术造型、人物造像都属于唐代，但因没有精确的记载，孰先孰后还真难说清。

此外，还有商汤桑林祷雨的地点之争，苏秦出生地之争等，也都火星四溅，不可开交。

其实，以上“南阳”“襄阳”（诸葛亮躬耕地）之争只是学术问题，不管最终结局如何，文化上，“落笔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的“诗圣”和“绝殊离俗，妖冶媚都”（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）的洛神，是这方山水共同的财富。行政区划上，你可以把偃师、巩义生生切割割割分明，但历史民俗文化上，谁又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呢？

## 人与自然

# 滴星

王学艺

儿时乡间，天际刚飘下零星雨点，长辈便会连声提醒：“滴星了。”

年少不解这两个字的深意，只心生慌张，或是快步奔回家中，或是循着呼喊奔向田垄。走过岁月，再细品这质朴的乡土老话方才明白，这两个字里有土腥味，有麦芒尖上的光，有父亲手心的粗粝，还有一代人再也踏不回去的田埂。

所谓滴星，便是雨水将至的信号。细碎雨珠随风洒落，轻拂人面，漫过田野。农闲之时，滴星是拂面的清凉，乡人静坐檐下静待雨露，悠然自在。可一旦遇上农忙，点点雨滴一下子便把心揪了起来，催着农人拼尽一身力气也要从老天手里把粮抢回来。

“三夏”麦收那段日子，收听天气预报，成了父亲一日三餐时的必修课。一碗喷香的荆芥拌面无心下咽，耳朵紧紧贴着收音机，唯恐错过半点气象消息。若有人在播报时高声闲谈，向来温和的父亲这时会沉下脸，摆手时眼睛还盯着收音机，动作轻缓，像驱赶蚊虫。若听闻有雨，便眉头紧锁，满心牵挂待收的麦子。

阴云沉沉，低压天际，打麦场上，老黄牛拖拽着石碾吱吱呀呀绕着圈子。牛突然停了。石碾的吱呀声断在半截，像被人掐住脖子。我抬头看见父亲仰着脸，鞭子垂在手里。然后才听见他一声喊：“滴星啦！”

原来雨先滴在石碾的木头框上，他比我们早发现。

田间劳作的人们，随即回过神来，慌忙丢下镰刀铲子，抱起背后割落的捆捆麦子，聚拢装车。母亲听到喊声，放下镰刀一下子站起来，望着家的方向，嘴里咕嘟着收衣服。打麦场上，碾脱一半的麦仁最怕雨水。一旦被淋，再逢连阴天气，麦粒会发霉发芽，一年的心血便会付诸东流。

邻家自安的打麦场，和我家紧紧相邻，他家的麦子摊在打麦场上，石碾吱呀呀压过焦干的麦子。突然，一滴冷雨落在我的脸上，我父亲高声喊着自安赶紧收场，他却歪着头，咧着嘴露出大板牙一笑，笃定地说：“没事，下不起来。”

我父亲没出声，只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快，自家的不能等。”那一眼里有催促，也有不跟你多废话的笃定。

家人不敢耽搁，起麦秆、拢麦堆、盖麦垛一气呵成。夏天的雨说到就到，轰隆隆一声惊雷，

历史上有些事枝蔓缠绕盘根错节很难说得清，不能水落石出时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似乎亦不失一种不错的结局——维纳斯的断臂反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想象。

曾经，网上有人提议：将偃师、巩义、登封（境内有中岳嵩山、少林寺、天地之中古建筑群等）三市合并，新建一个“中市市”。单从这个新颖大胆极富想象的设想，就不难看出偃师、巩义水乳交融的渊源了。

华夏数千年的历史，谁把这么大地域这么多民族维系在一起？只能是文化，根深蒂固的中华传统文化。

比如，从五胡乱华、永嘉之乱，到黄巢起义、靖康之耻，几百年间，洛河先民颠沛流离至福建、广东、南洋等地，这些被称为“河洛郎”的“客家人”至今仍保留着当初中原的一些方言、习俗。“南人至今能晋语”，多少年了，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根在河洛。

就像地球表面高山大川迥然不同的地貌，不同地域、不同气候、不同语言、不同肤色、不同民族、不同习俗、不同文化、不同信仰，造就了这个世界千姿百态天差地别的生活形态。但不除的文化却有着它们的共同之处，这些共识消除着彼此的隔膜，拉近着你我的距离、弥合着曾经的分歧、和谐完善着这个世界。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（王昌龄《送柴侍御》）。文化就是那道郁郁青山，就是那轮皎皎明月。偃师、巩义、洛阳、郑州，它们所有的渊源都在文化里——文化为它们凝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“结”。



姜风从自得(国画)

李玉梅画 冯杰题

## 荐书架

### 《必须美》：回溯家族往事追问生命本质

陈彦瑾

《必须美》是作家柳营创作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。书中记录了2020年春天一段突如其来的特殊生活里，一位母亲和她13岁女儿在纽约上州绮佳森林小屋中共度40余日的真实经历。在那个林中小屋里，面对外界的动荡与不确定性，女儿一句“即便是临时的家，也要美起来，必须美起来”，成为穿越无常的光，也最终成为这本书的名字。

柳营此前以小说创作闻名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姐姐》《阿布》《小天堂》等。这一次，她从虚构转向非虚构，以日记体的形式，记录下母女之间的对话、林间散步的思考、对家族往事的回溯，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追问。柳营有一种本领，在平淡的生活中挖出一个深度。生活经常给我们喧闹的表象，但有一种深度不在密度里，不在广度里，而在内在的追问里。

来到哪陵的时候，就望见了一幅画，画中是蓝色的湖，白色的墙，黛色的瓦，以及白墙外盛开的月季和结满籽荚的油菜。

杨老师小跑着从一个农家院门出来迎接。谁能想到呢，这位80多岁的小老头，竟然那么精神矍铄。看到我的第一眼他似乎有些犹豫，旋即拉着我的手：“比小时候胖了，富态了。”眼里闪着泪花，就像迎接远行的姑娘回家。

46年，时光褶皱了青春的光芒，却没能磨去一个人骨子里的品性。杨老师温和的目光穿透岁月的沉积，又一次把我带进求知的课堂。

早听说杨老师是新乡师院的高材生，一股诗意的清流洋溢着无限才情，大家盼望着一个文艺青年，轩昂洒脱，把我们引向数学王国。那时候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风靡校园，我们对数学老师的期望有一种臻于完美的预想。

60多双眼睛投向窗外的走廊，那位身穿棉布衬衫的中年汉子，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，中等身材，背脊微驼。当他疾步走上讲台，我的身后恍若一声轻微的叹息。但是，我们与其目光对接的刹那，那一双细小而深邃的眼睛却藏着万千智慧。诙谐、幽默、善良、随和。当杨老师把折断的粉笔抛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这段粉笔走过的轨迹就是抛物线的直观注释被我们轻松理解时，便奠定了神一般的膜拜。

我们从抛物线认识了彼此，在数列与方程里读懂了他。杨老师的课堂从不缺少诗意的。他讲函

“必须美”有两层意思：表面上是女儿从路边采松枝装饰家，这是外在的美；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，“必须美”不是外在的形态，而是来自个人生命体验、家族历史乃至世界变换追问的内在空间。书中看似随意的一天一篇日记，实则有着复杂的皱褶——既有母女对话，也有对家族故事的追忆，还有远在硅谷的丈夫的处境，以及女儿如天使般不断抛出的金句。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丰富的精神图景。

该书的价值在于，在孤岛般的生活里，人被迫面对生命的本真——如何活着，如何面对死亡，如何应对无常。而书中的日常细节，如做面条、散步、采松枝，这些看似庸常的行为，在缓慢下来的时间里变成了对生命的审视。中国传统文化的亲情观念，在异国他乡的孤岛上反而发挥了作用，成为贯穿生命历程的力量。

## 履痕处处

杨娥

数，就说这是人生，有起有落，有定义域，也有值域；他讲几何，就说人间的关系，平行者永不相交，相交者终将渐行渐远。他说这些话时，眼里有光，唇边带笑，仿佛数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，而是宇宙间最清雅的诗篇。

那时的我们，并不全懂他的话中深意，只是觉得他与与众不同。他从不斥责愚钝的学生，也从不会炫耀数学的天才。谁的作业错了，他便弯下腰，用一支红笔，在草稿纸上的一笔一画地演算，声音低低的，像在和自己絮语。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味，混合着粉笔的灰尘，成了我记忆里独属于他的气息。

因为远离家乡，杨老师的课余时间一样属于我们。学校东边的大沙河水流清澈，河岸上绿树成荫，下了晚课，那里便是乘凉休闲的好去处，杨老师会挽起裤管与男生一起打水花，也会把弄湿的衣服丢给女生洗涮，偶尔也会把一件灰色的确良上衣掏出来，大声叮嘱：“洗净啊，这可是老师唯一的出门行头。”

记得校园里有一口老井，旁边堆一条水槽，同学们早晨在同一水槽里洗脸，高二那年春季，很多同学传染了红眼病。杨老师惦记了几个脸盆，摇

动辘轳从老井里打上来清水，看着学生一个一个单独洗漱。那一年的石榴花开得热烈，老师抱着讲义从花下走过，有花瓣落在他的肩上，他浑然不觉。我们趴在窗台上看他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杨老师不像那个水讷的陈景润？”大家便笑，笑着笑着，心里却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与心疼。

其实，杨老师还是很文艺的。周末，从他住室飘出的笛声时而悠扬，时而低沉，有思乡的怀柔，更有追求的高远，如痴如醉，与平日淡泊宁静的他判若两人。月光从木格窗子漏进来，洒在他的肩上，把那件洗得泛白的棉布衬衫染成了银灰色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，而是一个孤独的诗人，一个用笛声对诗漫漫长夜的思想家，一个把青春献给乡村教育，内心却无比辽阔与苍凉的孤勇者。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坐在老师家的小院，看着眼前这个苍然白发的老人，忽然觉得时光是一场浩大的魔法，它把青春偷走，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把所有的记忆都擦得锃亮。那个一手夹烟，一手板书，把抛物线拼成彩虹的杨老师，看我们的眼神依然慈祥，历数弟子，满怀牵挂，每个学生都是

他心仪的专属，宛若一輩子心血滋养的花圃，如今沉醉于春花满园的清香与绚丽。

小院里月季盛开，红的热烈，粉的娇羞。杨老师拉着我的手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指给我看他种的蒜苗、菠菜，还有一棵刚结果的桃树。

他说：“如今的教师难当啊，有人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服务，我想它不全是，服务的本质是满足弱者的即时欲望，而教育的本质是对抗人性的弱点。树木不直要修剪，修剪树枝的过程会有短暂的不适和疼痛。”

老师的目光满是忧虑。其实，我也想过：当教育沦为谨小慎微的服务，最终只能是一条铺花的歧路！

茶是那陵本地的花茶，淡淡的清香，一如老师的教诲沁润肺腑。我们坐在院子里，说从前的事，也说如今的事，问询每个学生的境况，嘱托我们注意身体。

鹤鸣湖洒下一片金光，夕阳把村庄染成了一幅油画。鹤鸣湖晚，柳枝弄笛，杨老师执意送别，站在村口的白墙下，晚风吹起他稀疏的白发。

青春是一场梦，有时梦醒那么清晰，一场关键的考试忘了带笔，无限懊恼中猛然惊醒。有时清醒又恍若梦中，一如青春的校园，老师的粉笔在课桌上画了一个弧线，正砸向你的鼻尖。

梦醒时，人已远。可总有一些人，用他们的一生，为你守护着梦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。等你有一天回头，便会发现，他们还站在那里，站在时光的原处，从未离开。